



在希贤书屋看高考旧物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黎美剑

参观希贤书屋高考陈列物时，正是今年高考首日，6月7日。这个日子是广安市作家协会定的，他们把“川渝作家走进广安理学院”采风活动放到高考首日，并且是在倡导恢复高考的决策者邓公家乡的第一所大学举行，意义非同一般。

希贤书屋高考陈列馆位于广安理学院内。广安理学院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投资兴建的一所本科院校，也是广安市的第一所大学，今年秋季开始招生。新建的校园楼宇俨然，道路宽阔，花木初植，漂亮且精致。校园内有很多以邓公的曾用名“希贤”命名的建筑，如图书馆、广场、道路、书院、书屋。“希贤书屋”便是其中之一。

“希贤书屋”位于校园的制高点狮子山上，这里陈列了很多高

考旧物与高考纪事，是一座小小的高考博物馆，也是整座校园的文韵内核与精神高地。

书屋不大，仅百余平方米，但空间雅致，布局精巧。走进书屋大门，便是一面高大的“高考纪事”墙。从1950年高校实行统一招生，到1966年中断，再到1977年恢复高考，直到今天。这是一条曲折的线，弯弯曲曲，时而中断，时而又顽强地延伸。我们的国家，不正是在这样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吗？

“高考纪事”墙的对立面，是一排陈列柜，陈列着各个时期的高考准考证、试卷、录取通知书。在暖黄色的灯光照射下，那些泛黄的纸页仿佛有了温度，我心里似乎也生出一种奇妙的缘分。

第一个柜里陈放着上世纪各个年代的准考证，都是比较粗糙的纸张和黑白的照片。我注视着1980年的那一张，纸质粗劣，印刷也简陋，方寸之间贴着一张黑白照片——照片上的年轻人，目光灼灼，嘴唇紧抿，那神情我太熟悉了。我也是那一年参加的高考，也是这样的一张准考证。那年高考前夕，我生了一场病，毕业照都没拍上，对高考没有一点信心，我小心翼翼地把《准考证》捏在手里，手心全是汗，把准考证都润湿了。监考老师看到湿漉漉的准考证和我紧张的样子，在我肩上拍了两下，说了一句“莫紧张，慢慢做”，让我记了一辈子。现在看着那薄薄的一张纸，就像看见了当年整个人

生的筹码。

第二个展柜里，陈列的是不同年代的高考试卷。1977年的语文试题，我看得最仔细，因为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。题目不多，只有四道“语文基础知识题”和作文“《一个青年矿工的变化》读后感”。今天看来这些题很简单，但当年却算考得扎实。我在想，当年那些从田埂上、从车间里、从军营中匆匆赶来的考生们，摊开这张试卷时，手会不会抖？那一年，570万人走进考场，只有不到30万人被录取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过了的，从此岸到了彼岸；没过的，有的人第二年再来，有的人却把这个遗憾带了一辈子。

录取通知书展柜是另一个催泪的部分。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几份《录取通知书》，朴素得令人心酸——就是一张薄纸，铅印的几个字，盖着学校的红印章。到了80年代后期，才开始有了设计，有的印着校徽，有的用了彩色的封面。一张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吸引了我，1982年的，收件地址是“四川省广安县协兴公社星光大队”。从公社大队到川大，这中间横亘着怎样的一道天堑？是一张试卷，一场考试，一个恢复高考的决策，让天堑变成了通途。

由此，我想到了当年力排众议、恢复高考的决策者邓公。他说：“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，不要再搞群众推荐。”就这么一句话，改变了一个时代，也开启了一个时代。此刻站在他家乡的土地上，站在以他幼年名字命名的书屋里，看着那些与

高考有关的旧物，我突然明白，高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命运，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青年，通过这场考试，从田野走向城市，从闭塞走向开阔，从无知走向有知。我们带着知识、带着理想、带着改变世界的冲动，走向各行各业。可以说，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，无数改变了命运的人又最终改变了中国。

走出希贤书屋，天空依然下着大雨，我心怀感念，回头望了望那座书屋，它在雨中安静地立着，像一个见证者，见证过去，也见证未来。



越雄关鸟道，破心中畏途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开成

年少熟读太白诗篇，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早已刻入记忆。剑阁峥嵘，雄关险固，历来是藏于心底的山河向往。可这份长久的执念，却在启程前夜，被短视频生生击碎——屏幕之中，鸟道狭径仅容单人侧身，铁索低矮寒凉，绝壁深谷望不见尽头，一幕幕险状触目惊心。昔日满怀的豪情，尽数被心底惧意吞没，连远眺更为险峻的猿猴道都心生怯缩，放弃的念头，在心底反复沉浮。

夜深难寐，我对妻轻叹：“鸟道凶险异常，若是实在难行，索性作罢，不必勉强。”妻语气温柔却笃定：“千里奔赴剑门，为的便是闯一闯这千古险道。游人无论长幼皆可前行，旁人能跨越的险途，我们又何尝不可？”一语入耳，几近熄灭的勇气悄然复苏，可根植心底的恐惧，依旧挥之不去，如影随形。

次日清晨，走出1号索道，同行众人皆是意气昂扬。年轻人奔赴猿猴道挑战极限，其余人皆择鸟道而行，无人贪恋平坦的观光坦途。周遭众人一往无前的步履，令我羞于言退，只得敛去怯意，随人流踏上鸟道石阶。

鸟道初段，山路崎岖却未及想象中骇人。石阶虽窄，尚且规整可踏。本欲取出儿子备好的登山杖借力，奈何山势愈发陡峭，狭径无从舒展，只得默默收起。耳畔偶有同行者低声感慨山路陡峻，抱怨声里，无人驻足退缩，皆紧握铁索，俯身慢行，步步谨慎。山路渐趋垂直，衣衫被冷汗浸透，唯有咬紧牙关，手脚并用，缓缓攀越层层陡坡。

偶一回头，只见同行之人多从容自在。有人倚着崖壁拍照打卡，定格雄关壮阔；有人纵声长啸，与猿猴道上的游人遥相呼应，山间回响着征服险峰的畅快。我暗自思忖，网络影像未免刻意夸大，鸟道之难，不过尔尔。

终究是低估了山川天险的磅礴威慑。行至中段，沿途林木突然隐去，右侧万丈深渊毫无遮挡，赤裸裸铺展于眼前。山路猛然收窄，最窄之处仅容一人侧身移步。我贴紧冰冷石壁，十指紧扣铁链，目光紧紧凝住脚下石阶，不敢向深渊侧目分毫。方才松弛的心绪骤然紧绷，步履沉如千斤，每一次抬脚踏脚，似乎都需倾尽全身力气。

真正困住脚步、锁住心神的，是前路陡然下沉的下坡险段。狭阶陡立，护栏低矮，每一处景致都在叩击心理防线。余光偶然掠过深谷，寒意瞬间席卷周身，退却之心再度疯狂滋长。前路险狭，身后游人又接踵而行，早已没了退路。妻子察见我的慌乱，轻声安抚，指引我走向前方缓冲平台。立身稍宽之处，放缓呼吸，拍下照片，稍稍平复纷乱心神。

望着平台之上或从容或拘谨的过

客，我默然自省：世间险途，从来不畏人言，只惧心之所向。旁人能迎难而上，我为何却受困于心魔？敛定心神，勒紧背包肩带，我再度汇入前行的人流，踏险前行。

依旧俯身弓腰，紧抓铁链，目光不离足下凹凸石阶，一步一缓，横步挪移。山风穿峡而过，天地间仿佛只剩石阶、呼吸与耳畔风声。行至最险窄处，瞥见胆大游人临崖取景，伸头露脸，意气风发，尽显征服山河的豪迈。反观自身，唯有紧贴峭壁、敛息屏息，小心翼翼挪过这段步步惊心的绝境。

待到山路渐宽，坡度放缓，鸟道出口赫然在望，积压全身的紧绷瞬间瓦解，如释千钧重负，心底漫生出前所未有的松弛与坦然。恍然醒悟：人行世路，总以为前路坦荡，亲身跋涉方知遍地荆棘；总觉得关山难越、困境无解，待到咬牙坚持走过，才懂人的韧性，远超自我认知。那些看似无法跨越的沟壑与险峰，大多不过是自我设限、心生畏途。

打卡牌前，与妻并肩留影。“鸟道勇者挑战成功”的字样映入眼帘，镜头定格一瞬，所有的慌乱、怯懦与局促，皆化作战胜心魔的释然与自豪。

原以为闯过鸟道，余下行程皆是坦途，殊不知剑门关的考验，从未止步于此。拾级登临山顶，访清幽古刹梁山寺，立高空玻璃观景台，俯瞰群山连绵、云雾翻涌，山河壮阔尽收眼底。为再一次磨砺本心，我与妻子舍弃便捷索道，决意徒步下山。一路穿行大、小穿洞，沿梁山亭向石笋峰前行，连绵下行石阶陡峭密集，险峻之势，丝毫不逊鸟道。素来膝盖欠佳的我，每下行一步，关节便隐隐作痛。可念及连绝境鸟道都已跨越，眼前这点坎坷，又何足畏惧，唯有咬牙坚持，稳步下行。

行至石笋峰陡坡，深埋心底的恐惧再度复苏。此段山路无铁链防护，陡梯笔直垂落，俯首望去只觉头晕目眩。我只得双

手牢牢扶住粗糙岩壁，躬身慢行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沿途孩童步履轻快，纷纷于我身旁从容赶超。步入一线天，膝盖酸痛愈发剧烈，上坡尚可勉强支撑，下坡每一步犹如针扎刺骨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得效仿古人，背身倒行，缓步下挪。那笨拙艰难的模样，被导游随手记录，成了旅途里一段难堪又难忘的印记。

踏过层层险阶，翻越连绵山峦，终抵剑门关楼。伫立千年雄关之下，望群峰叠翠，崖壁峥嵘，听山风穿隘，松涛阵阵，方才读懂剑门关沉淀千年的历史厚重，真切体悟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雄浑气魄。

山河之险，磨砺筋骨；行路之难，淬炼心神。人生从无恒久坦途，人人都会遭遇属于自己的“雄关险道”。学业的困顿、职场的坎坷、生活的波折，皆是横亘前路无形鸟道。每一次迎难而上，未必能让余生一路顺遂，却能瓦解内心的怯懦与逃避。而那些曾令人望而生畏的绝境与难关，在破除心中畏途后，终会被脚步踏平，化作沿途风景，沉淀为成长的勋章。

